



## 春是柔美的

□贾海

在我眼中,春是柔美的。

在冬季之后,盈盈的春意悄然而至。于是,大地褪去了冰天雪地,披上了桃红柳绿,翦翦柳丝,轻絮飞扬。如氤氲的烟云,风光旖旎。

南方的春天,是从满眼的绿开始的。春天在绿绿的柳条里,在嫩嫩的草丛里……

漫步在小区的行人道上,发现弯曲的小道两旁,都铺上了一块块大大的绿地毯,绿得那么纯净、耀眼。它们嫩嫩的、生机勃勃地点缀在光秃秃的绿化带上,那点点的新绿似碧绿的翡翠,它们是如此的随意,挨挨挤挤地探出头来,东一簇、西一块,吐露出片片嫩绿的新叶,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美丽的世界。

在南方春天湿润气候的孕育下,嘉陵江岸一棵棵亭亭玉立的杨柳早早便抽出了嫩绿的芽儿。舒展开黄眉绿眼,柳条随风飘扬,好似一个个绿衣姑娘,正在婆娑起舞。柔软的枝条轻轻地划过琉璃的水面,泛起涟漪。微风中,时高时低的柳条时而与水嬉戏,时而与鱼儿玩闹,时而又扭动着柔美的腰肢,向行人打着招呼……

春风把春天带来了,柔和的春风轻轻地吹着,送来了和暖的空气,也送来了勃勃的生机。春风把大地吹醒了,把云朵叫醒了,把小鸟叫醒了。春风唤来了毛毛细雨,雨水给原来干涸的小溪带来了新的生命。清澈的小溪里,小鱼儿们在欢快地玩耍、追逐、嬉戏。一群小蝌蚪在玩构图游戏,一会儿像一串黑珍珠,一会儿像浸在水中的水墨画。

五彩缤纷的花朵间,蜜蜂在辛勤地劳动着,为人们酿出甜甜的蜜,蝴蝶也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久久不愿离去。许多昆虫都被芬芳的花朵吸引,在花间徘徊。花朵从不同角度显示着自己的美,一幅幅争奇斗艳的百花图展现在人们面前。

小燕子在柳树姑娘的头发上快乐地歌唱,喜鹊站在枝头高兴地跳舞。大雁从北方飞回来了,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孩子们的脸像一个红扑扑的大苹果,孩子们的眼睛像一颗颗水灵灵的葡萄,孩子们的笑像一朵朵灿烂的花朵。草地上,孩子们在打闹,还有的在滚铁环、捉蝴蝶、玩游戏。

春天来了,走过街道,两旁的花开了,我会静静聆听生命在雨里的声音,就这么感觉专属于春天的空旷或拥挤。潮湿的空气,低沉的天色。雨后黄昏,在风中,可以看见被吹散了的蒲公英,穿着白色的衣裳,越过那么多的山岗。

浅浅的绿意渲染出浓浓的生气,淡淡的花香装点出浓浓的诗情。春天似乎突然给久久郁闷的人们一个朗朗的心情,突然给一个肃杀的世界一个暖暖的美景。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首先是一个季节,它给予我们的一直是受用不尽的生命运动的命题。

春天在初绽的冻土里播下种子。春天在嫩绿的枝头绽出一抹新芽。走进春天时的激动远远替代不了从春天开始的漫漫无语的生长。

当春风吹来的时候,种子就会在春的沐浴中绽出嫩绿,结出硕果。这是季节给予生命的全部涵义。

绿色的春天来了,我昂起头,伸出有力的双手把春天拥抱。

在我眼中,春是柔美的。生命本该自由自在,才快乐。蔓延着的生命,让人欣喜不已……

## 视觉语境的突破与创新

——龚光万《彩墨天眼系列》文化解读

□田旭中

三星堆古遗址的青铜面具被公认为世界面具艺术中的奇葩。它挺拔的线型和整峻的轮廓,凸显庄严雄强之势,张扬着圣洁华贵之美。画家龚光万从三星堆面具中提取出诸多视觉元素,并结合史上非洲面具艺术特点,创作出的《彩墨天眼系列》让人耳目一新,为人们展示出一个想象丰富、造型奇异、色彩瑰丽的世界。作品极具装饰的趣味性、艺术的观赏性、内涵的民族性、语境的当代性,我想把这批作品概括为三个审美维度。

其一是新异的表现手法。

画家在面具造型上,采取多种现代艺术的表达方法,挪位、组合、拼接、错动、重叠等,使面具千姿百态,造型无一雷同。画家把人间的喜怒哀乐都融进面具之中,特别是借用“天眼”之意,将人眼作为基本造型符号反复使用和变化运用,使古老神秘的面具富于现代人的情感与当代意味。从龚光万的这些系列面具中,不难窥视出画家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诸多现象的思考和剖析。

在色彩运用上,画家也别出心裁,以不同的色质反差与色彩互补达到了斑斓而新奇的效果。从表现手法看,画家明显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既具象又抽象,扁平化、构成性、主观性随处可见。但是就语言自身要素而言,它却是典型的中国写意精神,书法线条构成的率性与洒脱,飘然与自由使“天眼系列”具有一种胎息于中国绘画写意精神而又不无当代艺术趣旨的另类绘画形式。我想姑且称之为“新表现主义水墨样式”。

其二是浓厚的抒情意味。

龚光万创造的视觉语汇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他并不用具象写实的方式表现客观世界,也不使用印象主义的创作思维关注对象,而是更多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去表现心灵的图景。这一点与表现主义绘画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龚光万在创作这些五光十色的面具时,更多地使用了中国绘画中最重要基石——线条。由于他长期浸渍于中国书法特别是草书,对于线条的领悟力和把控力远远超过一般画家。借助于书法的线条去写心中的图景。各种质地的线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浓厚的抒情性。

值得注意的是,构成这些作品的主要语言,是借用中国书法线条加以表现,率意而生动。线条作为中国画造型的主要手段,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塑造物象形体,更重要的是表现创作者的生命情调。这一点在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书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线条轻重缓急、长短疏密,使得线条别具一种的特别抒情性和音乐性。线条本身只是抽象符号,但当它运用于绘画上就显示出特殊的语义。作者的喜、怒、哀、乐,作者的思绪与情感,通过线条构成的画面获得了生动的诠释,由此再次印证了中国书法线条在绘画中的特殊作用,在所有造型手段中,书法线条是最具东方色彩和生命情调的。

其三是视觉语汇的多重涵义。

龚光万创作的这些面具是中西绘画语言相互融合的一种新尝试。从上世纪以来,许多中国艺术家都试图把中西绘画加以融合,但成功者寡。主要是没有找到两种绘画语言融合的切入点与结合点。龚光万从中国画的线条表现与西方绘画的构成与色彩表达中找到互补性,并改造成为一种非中非西、似中似西的艺术语言,表现出巨大在想象力与创造力。龚光万创造的这一视觉语汇不仅突破了前人的藩篱,而且以其独特的手法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古人、不同于时人、也不同于自己的艺术语汇。它符合艺术规律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鲜明的艺术语境,这与他之前的那些山水、人物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尽管龚光万的山水、花鸟也独具特色,但是从创造性角度看,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把龚光万的创作放在文化层面上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他所具有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这在艺术普遍进入复制时代、创新乏力的情势下,他的这种尝试与努力显得尤为可贵。



## 与油菜花共享春天

□杨力

春天里,鲜花竞相盛开,油菜花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气候温和,油菜花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早些到来。当红梅迎春怒放,你的注意力还痴恋在早春的讯息中时,最先一拨油菜花已经被暖暖的春风吹出了花蕊,离金黄一片已经无需太多时日。

小时候,每到春天,父母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开满油菜花的田间地头。在父母眼里,油菜花是一季辛劳的回报,未来每一株油菜花杆上结出的菜籽,就是父母辛苦的结晶,也是丰收和幸福的期冀。农家人对土地的眷恋很朴素,尽心尽力侍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冷落任何一个眷异犄角,只希望土地能读懂他们的辛勤劳作,用丰衣足食来加以回报。

不知从何时起,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一下涌来无数的城里人。他们继续在一簇一簇的花丛中,像一只只蜜蜂,匍匐下身子和眼前的花朵表达零距离的亲密感,满眼的甜蜜惊喜,满嘴的甜言蜜语,不时在眼里绽放放在嘴里迸发,仿佛油菜花就是他们隔了一个冬天没见面的亲人。累了,他们会放下相机,铺上塑料布,一群人席地而坐,一边喝酒品美食,一边心情大好唱着赞美春天的歌。我父母在远处听着歌声,情绪也似乎受到了感染,此时的父亲会忘情地摘下一朵油菜花,顺势插在母亲泛白的鬓角,母亲则会

嗔怪父亲多事,脸泛红晕往一边跑开。

母亲回到家,心情十分舒爽,中午的餐桌上会增添一道荤菜。如果身为孩子的我们说真香啊,母亲就会满足地说,香就多吃点,等榨了新鲜的菜籽油,我给你们烙面粉馍馍吃。母亲说得大气,诱得我们天天出门去看花,看菜籽花什么时候能变成菜籽油。金灿灿的油菜花,让我们的童年时光充满了温馨之感。

时代在一天天进步,一批又一批的少年在不断成长,但不管时光如何变化,不管长大的人如何改变,金黄的油菜花依然年复一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春天里,人们会放下工作,卸下包袱,叫上亲人,唤上朋友,与油菜花一道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其实细想一下,油菜花并不金贵,却有一种让人返璞归真的舒适;油菜花也不奢华,那种金黄的纯净让人内心敞亮,能带给人们难得的轻松。油菜花也不只是为了迎合人们的观赏,花谢之后会以另一种身份上到每一个人的餐桌,让我们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来到人世间就该做一个有内涵有担当的人。

转眼又是春来到,一片接一片的油菜花又在召唤勤劳的人们。来吧!让我们一起去放松身心,去享受大好的春天吧!